

# 刑一法、冶煉與不朽：金的原型象徵

楊儒賓\*

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

## 摘要

「金」是五行之一，五行則是東方文化最根源性的分類範疇。「金」和其他四行不一樣之處，在於它既意指「黃金」此專名，也可泛指一切金屬在內的通名，但以青銅為主。本文將「金」視為中國思想中最根源性的隱喻，我們可稱之為喻根。「金」此一喻根隱含的象徵意義有三：一是「刑一型」（或刑一法）。「刑一型」含一組矛盾統一的語言，它既意指包含戰爭與刑法在內的刑罰，也指規範意義的型範或原始秩序。金的第二層涵義為「轉化」之義，此義來自冶煉之術。冶煉之術不管指的是將卑金屬轉化成黃金的黃白之術，或指將金屬煉成完美的劍、鏡，它都需要修煉一轉化的歷程。「金」的第三層象徵意義為「不朽」，「不朽」是對時間的抗拒。抗拒時間的學問有二，一是作為歷史記憶載體的金石之學；一是壽與天地相保的仙人之道——金丹之術。儒門德目中，作為「刑一型」的「金」行具體化為「義」此基本道德；先秦學派當中，法家與兵家的學問性格與之相近。「不朽」意義最濃的金石之學與煉丹術也經歷了意義的轉化，兩者皆指向真正的不朽在於超越的心性以及其道德影響，「金」變成了真正的隱喻。

**關鍵詞：**金，喻根，刑法，金丹，不朽，義

## 一、前言

「五行」概念源遠流長，它在後世的用法是和「陰陽」概念結合在一起的，這種結合很可能成於陰陽家之手。鄒衍等陰陽家曾高舉「五德終始」之說，暢論

---

\*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：rbyang@mx.nthu.edu.tw。

五行在政治上的作用。(註<sup>1</sup>)五行說在後世似乎成了陰陽家的標幟，但在九流十家分立之前，「五行」其實早為國人所熟悉，它是公共財。中國的五行要素中，水、火、土也見於古希臘及印度的思想之要素，金與木則為華夏哲人所偏重。金與木在中國古代可以和水、火、土並列，應該有特別的思想風土的因素，並非湊數使然。「木」的象徵可能可以追溯到中國早期薩滿文化的通天教義，有關「木」與宇宙樹、通天及其文化意義的關聯，筆者已撰有專文探討其義，茲不贅敘。(註<sup>2</sup>)本文中的「金」行特重義道、永恆、轉化諸義之象徵，此間意蘊待發覆者仍多，本文可算是試探之作。

「金」和其他四行相比之下，其語義較含糊。木、水、火、土四行皆作通名用：木為一切木屬植物之總稱，沒有專稱「木」的木本植物；水也是一切水之總稱，沒有一種作專有名詞用的水；其他的火、土兩行亦然。「金」的涵義則有廣狹之分：狹義之「金」乃指「金銀銅鐵」此類別中的金，亦即黃金之義。廣義的「金」則包括各金屬在內，其義一如其他四行之名與其指涉物之關係。中國五行理論中的金作廣義用法，它意指金屬之總稱，但最重要的指涉則是金屬類的青銅與黃金。本文的用法大抵取廣義的意義，除非特別注明，否則通常指稱的是青銅或黃金。由於取義有別，分辨甚易，所以不再注明。

## 二、兵神與文明

製造工具是人之為人的主要特色，金屬的使用則是人類歷史進步的一大標幟，石器時代、青銅（金）器時代、鐵器時代的劃分是極常見的歷史發展階段之分法。這種分法雖為現代史家所用的框架，但古人依其素樸的知識，多少也作過類似的分類。晚近學者論歷史的分段時，常引用成於漢代的《越絕書》的觀點。此書記載風胡子與楚王的對話，提到上古有「以石為兵」、「以玉為兵」、「以銅為兵」及「以鐵為兵」四個階段。(註<sup>3</sup>)「石兵、玉兵、銅兵、鐵兵」之分，雖為武

1. 詳細的考證參見王夢鷗，《鄒衍遺說考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6），頁 1-15。

2. 參見拙作，〈太極與正直——木的通天象徵〉，《臺大中文學報》，22（臺北：2005.6），頁 215-250。

3. 參見袁康，《越絕書·外傳記寶劍第十三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，四部叢刊初編縮本），卷 11，頁 93-94。

器的發展而設，基本上也反映了類似的歷史發展之認識。比起隨手可得的天然木石，從土石中發現金屬的成分，煉之，鍛之，使之成器，其難度高多了。冶煉而成的青銅器比起採擷製成的木石之器，在效能上無疑有極大的飛躍。在早期國家執行最重要的國家功能時，不管是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的祭祀與軍事，或是作為國本的「農戰」，亦即農耕與軍事事業，青銅器的出現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，代表著歷史已翻開新的一頁。作為新工具材料的「金」發揮的能量，不管在質或在量上，都與初民先前使用的初級自然器物有極大的差別。

金屬作為重器所使用的材料可能起源於新時代，中國考古首見之金屬製品當是馬家窯文化時期的一把青銅刀。<sup>(註4)</sup>可以想見，金屬製品的使用應當更早，只因歷史悠遠飄緲，本文無能追蹤其始末。但我們觀察中國最早的一部準地理書《山海經》，發現其時五金已廣受注意。總計其時出現的「金」共達 156 處（金 106 處，黃金 29 處，赤金 13 處，白金 8 處）、銀 14 處（銀 13 處，赤銀 1 處）、銅 31 處（赤銅 10 處，銅 10 處，加上銅山 11 處）、鐵 40 處、錫 3 處（錫、赤錫、錫山各一）。<sup>(註5)</sup>五金廣受注意，五金中的「金」出現更是頻繁，其次數之高，遠超過其他的特產。《山海經》的成書年代就像先秦許多古籍一樣，難免有爭議。但其內容基本上可視為先秦時期的材料，這應當是可以備一說的想法。「金」在先秦這般受到重視，顯示它具有特殊的功能，所以當時最權威的地理書上才會記載這麼多產金的地方。

對金的重視也見之於《管子·地數》篇的記載：「上有丹砂者，下有黃金；上有慈石者，下有銅金；上有陵石者，下有鉛、錫、赤銅；上有赭者，下有鐵，此山之見榮者也。苟山之見其榮者，君謹封而祭之。距封十里而為一壇，是則使乘者下行，行者趨，若犯令者罪死不赦。」<sup>(註6)</sup>《管子·地數》篇所說可謂是原始的礦冶學，原始的礦冶學半技術，半神話。丹砂之於黃金，慈石之於銅金，似乎類似礦床之於礦苗。但人君對「山有榮者」，要「封而祭之」，要十里一壇，這明顯的是將蘊有金礦的山神秘化了。榮者，精華外顯之貌，《管子》一書常用的語

4. 1975 年馬家窯出土銅刀，年代為公元前 3000 年左右，這是中國發現年代最早的青銅器物。參見李學勤，《青銅器與古代史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5），頁 2。

5. 筆者的統計根據袁珂，《山海經校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2）所附的檢索。

6. 管仲，《管子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），冊 3，卷 23，頁 83-84。

橐。(註7)山因為有了「金」，所以有榮，所以和其他的山不一樣，它變成了聖物，需享受聖物的待遇。聖物是權力的來源，根據《管子》的說法，有榮之山乃「天財所出，地利所在」，周文王、武王以此「立功成名於天下」。

由《山海經》載錄的產金地域之廣，以及《管子·地數》篇顯示的「金」之神聖化，我們不難理解青銅器、天命與國家權力的密切關係。有關青銅器與天命的關係，留待下文再談。此處我們只要想到國家的介入，再想到歷史上金屬的使用，很容易就聯想到此器物與暴力的關係。事實上，我們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金屬製品即是青銅刀。金屬器物的出現代表一種新的利向性 (in-order-to) 結構的現身，(註8)它是人力、也是主體意志的延伸。由於有了金屬器物帶來的力之突破，連帶的才有財富與人力的集中，才有了國家。

國家是暴力的產物，也是壟斷暴力最重要的機制，作為形成國家的黏著劑的「金」的主要象徵意義之一即是權力。而金的權力最集中的表現正是在《左傳》所謂的兩件「國之大事」：祭禮（祀）與軍事（戎）上面。對於禮器與兵器的經營則是「祀」與「戎」的具體內容。有了兵器與禮器，因此有了文明，國家從此掌控了歷史前進的機制。

「金」在推動文明進展的過程中，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。創造華夏文明的「始祖」何人？史書的記載有各種版本。大體說來，儒家主帝堯，黃老道家則主黃帝。兩說各有支持者，但在歷史的流變中，也常糾結互入，模糊難分。儒家主帝堯，主要是出自倫理的關懷與禪讓的政治主張，此點姑且不論。黃老道家主黃帝，乃以黃帝為理想天子的原型。黃帝是文化英雄，是氏祖神，但又保留了上天在人間代理人的角色。黃帝作為典範式的天子，其圖像與帝堯極不相同者，乃在黃帝成為天下共主的歷程中，不忌諱使用暴力。更恰當的說，乃是他借著以戈止武，一統天下。

黃帝雖號稱文明之祖，但他的一生如果抽離掉戰爭的因素，即蒼白一片，了無可觀。他與炎帝戰於阪泉，與蚩尤戰於涿鹿，又與四帝戰於四方。在邁往天子

7. 《管子·戒》有「道之榮」之說，〈內業〉篇也說：「精存自生，其外安榮，內藏以為泉源。」兩者的「榮」皆有精華外顯之意。

8. 此處的用語「利向性」(in-order-to) 借自海德格 (M. Heidegger), *Being & Time* 一書對「器物」的解釋，中譯本《存在與時間》譯為「為了作……之用」，本文的譯語為筆者意譯，借以突顯其哲學蘊含。海德格的「利向性」參見陳嘉映等譯，《存在與時間》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87)，頁 85。

的寶座之途中，中原大地層層浸漬了征戰雙方濺灑的鮮血。即使黃帝後來成了仙話人物，他一生最重要的活動仍是「且戰且學仙」。征戰不忘學仙，學仙不忘征戰，黃老道家的黃帝就是爲此一大事因緣而出世的。在一系列的戰役中，衝突最激烈的乃是與蚩尤的爭戰。

黃帝與蚩尤之戰是中國傳說史上最激烈的一戰，連天界諸神、四方動物都參與其事，這是中土的特洛伊之戰。黃帝與蚩尤之戰自從《史記》將它載入典籍之後，變成赫赫史實，雙方呼風喚雨、驚天動地的場面不必細論，本文關心的乃是雙方主帥的象徵意義。蚩尤是太初時期最顯耀的要角之一，他與黃帝的關係頗有神話論述中太初兄弟之爭的模態（見後文）。但就文化的意義著眼，筆者認爲蚩尤最重要的一種身分乃是兵神。戰國、秦漢君王出兵時，都要祭祀蚩尤圖像。秦始皇到了東方海濱，祭祀八神，八神中有兵主，兵主即蚩尤是也。更奇特的是天上的星象，如果號稱蚩尤旗的星辰突然出現，全天下必有兵災。蚩尤在漢代畫像石的圖像就是執五兵之怪物。<sup>(註9)</sup>這些敘述都顯示蚩尤是兵神。

蚩尤是兵神，更直接了當的說，蚩尤乃是「金」的體現者。我們看戰國兩漢出現的蚩尤圖像，莫不充滿金戈鐵馬的鏗鏘意味。傳說黃帝攝政前，「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，並獸身人語，銅頭鐵額，食沙石子，造立兵仗刀戟大弩，威振天下，誅殺無道，不仁不慈。」<sup>(註10)</sup>這個傳說的另一版本寫道：「黃帝之初，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，銅頭鐵額，食沙石，制五兵之器，變化雲霧。」<sup>(註11)</sup>八十一當九九相乘之數，七十二當九八相乘之數。八十一與七十二爲中國古代流傳極廣的神祕數字，兩者都是數之極，皆爲天意之顯現。蚩尤兄弟不管是八十一人或是七十二人，其意皆指蚩尤爲一種深不可測的命運之體現者。觀看蚩尤的意象，隱約之間，我們可看到後世梁山泊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的造反者之圖式。

上述的敘述出自神話，神話多少需要解碼。《管子·地數》篇的語言就白話多了，它說得更加透徹：「葛廬之山，發而出水，金從之，蚩尤受而製之，以爲劍鎧矛戟，是歲相兼者諸侯九。雍狐之山，發而出水，金從之，蚩尤受而製之，以

9. 詳細的解說參見劉銘恕，〈武梁祠後石室所見黃帝蚩尤戰圖考〉，《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》，2（南京：1942），頁339-365。

10. 參見黃爽，《龍魚河圖》，《漢學堂知足齋叢書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2），冊下，頁5。

11. 黃爽，《龍魚河圖》，《漢學堂知足齋叢書》，冊下，頁6。